

## 原乡

## 父亲的虾池

林建武

在城市生活了十几年的父母亲经不住叔叔的多次游说，毅然说要回到他们生活了半辈子的地方，干起他们这辈子从未涉足的养殖行业。用父亲的话说，那里抽烟的场地都那么的自由和空旷。

父亲的虾池在我老家闽南一个很美且诗意的地方。那里三面环山，山峦叠翠，常年绿意葱葱，山上果树繁茂，亚热带特有的水果龙眼、荔枝、芭乐、木瓜、甘蔗等满山生长。虾池的正前方是一条闽南的母亲河——九龙江，沿九龙江顺流而下，委婉而行，就是出海口所在地厦门，直至台湾海峡。

小时候，由于交通不便，出行基本靠水路，这里原是海上丝绸之路重要的节点，自古以来江道两岸就有码头港口，泛舟捕鱼，通商贸易，好不热闹。我们也常在此乘船去厦门，更有一些前鞣因贫穷选择远渡他乡——下南洋，也从这里走向东南亚国家。

父亲的虾池由于在三面环山的小山沟里，气温适中，适合养殖。养殖户最怕的是自然灾害，但由于有山，每年闽南的几次强台风都有了天然屏障。

而且执着、坚定也是父亲处事的性格。就这几年，经过几年，父母亲从不懂养殖技术的人变成半专业户。

父亲的虾池不大，只有五亩，但父亲把它当成一个事业，很用心地经营，细心地呵护，就像对新生儿一样照料。每天注意水质情况，水温变化，由于是海水养殖，还要注意水的酸碱浓度，每隔两小时要开一次增氧机器；根据虾的成长情况，生长周期进行记录，以便调节每次需要放置多少饲料。

为了便于照料虾池和生活，父亲在虾池边盖了一个简易的房子。在农村生活过的人都知道，农村盖房子都喜欢在前面留一个院子，农忙时可以晒稻谷，平时又可以做他用。父亲沿用这种老习惯，在虾池边上整出了个不大的平地，每天，附近的养殖户就三三两两前来与父亲交流养殖心得，一杯茶，一根烟，一个话题谈半天。

闽南的夏天高温闷热，有时会让人感觉气都喘不过来，而整天呆在城市高楼大厦的空调房里让人浑身不对劲。寻一处清凉之地，呼吸一口大自然的清新空气，却是大部分久待城里人的渴望。每个周末，我都会驱车几十公里，携妻女回到父亲的虾池，陪着父母唠唠嗑、喝喝茶，每次母亲都要忙里忙外地为我们准备一顿丰盛的午餐。夕阳映照，微风拂柳，田野中的蟋蟀、田田中的青蛙，或跳跃，或争鸣……傍晚的夕阳在蓝天的辉映下洒在虾池的水面上，映照岸上的风景，仿佛一幅淡墨山水画。

勤劳、节俭、闲不住是母亲的生活态度。大半辈子生活在农村的母亲除了与我待在城里的那几年外，几乎没什么出过远门。回到农村养虾后，由于三面环山，母亲便买了百来只鸡放在山上养，每天傍晚，母亲总要到山上去捡鸡蛋，母亲说，要是不及时捡回来，晚上便会被山上的动物给吃掉，甚是可惜。由于是散养，鸡经常会莫名其妙地走失，或被山上的动物吃掉，百来只鸡慢慢就只剩几十只。

南方多山，缺平地，因此南方的许多农村妇女都会在屋前房后种上瓜果蔬菜，吃着方便又不花钱。母亲便是其中的一员，她利用虾池的地形在周边种菜种瓜。因为养鸡，怕鸡吃了蔬菜，她又根据山坡缓冲的特点在山脚下种了一排菠萝，由于菠萝的叶子带有刺，但不能起到很好的阻拦作用，而且菠萝又可以使用鸡粪当有机肥料，循环利用，营养充分的菠萝个头又大又圆。

母亲在虾池边种出来的西瓜堪称天下第一绝。她充分利用虾池内壁空地，种了许多西瓜。每天早晚，母亲都会给西瓜浇自来水，而西瓜的根系会延伸到虾池底吸收虾池的海水，形成了淡水与咸水的供养，所以生长出来的西瓜变成了咸淡相结合的特殊味道。

除了种植西瓜、菠萝、时令菜以外，母亲还种了甘蔗。由于小时候七八十年代在农村，物质匮乏，交通不便，能吃上的水果除在山上长的野果外，只有甘蔗了，苹果、梨之类的属于可望而不可及的奢侈品因此，那个时候家家户户基本都种甘蔗，除了要上交国家的以外，还可以分到糖果，以供每年春节时用。

母亲知道我们兄弟俩喜欢啃甘蔗，特意在虾池边种上一排。这些年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原来一口钢牙也变得没那么硬朗了。一排甘蔗几乎没有砍过，如今，那一排甘蔗宛如刚一列整齐的士兵站在那里接受检阅，为这片宁静夜色守望站岗。

我喜欢每个周末回到虾池去感受那泥土的气息，听父亲说说谁家的虾池又丰收，卖了多少钱；默默聆听着母亲唠唠菜园受到台风或高温影响的那种不舍；也喜欢看到孩子提着菜篮子在菜园里胡乱地采摘，母亲则在那大声呼唤着宝贝。

如此一周，带着对农村的幸福感，以及对父亲的期盼，母亲的嘱托，也带着满满的丰收果实回到城市生活，然而向往。

### 捉错园

<b>秦殿杰</b>
<span></span>
(599)
<div><b>“伦落街头度日艰”</b>，“伦”是错字不相干；流浪街头日子苦，正写是<b>“沦落街头”</b>。</div>
<div><span></span><span></span></div> <div>(论：沉没、陷入、沦落；伦：人伦、条理、同类)</div>
(600)
<div><b>“员工们肄业在家”</b>，“肄业”之“肄”是个错；失去工作不上班，正写应当是<b>“失业”</b>。*</div>
<div><span></span><span></span></div> <div>*失业不能错为“肄业”。</div>
<span><span></span></span> <p><b><span><span></span></span>（待续）</b></p>

# 不动声色

# 人为什么要旅行

## “

我觉得，旅行除了能带来自由感之外，还能有创造感，人在旅行中创造出来的最美感觉叫“希望”。在路上，每一天都是新的，而“新”，恰恰是“希望”最大的外在特征

## ”

回到酒店的房间，昏昏睡去，在穿透窗户的阳光中醒来，宛若新生。

旅行的目的是为了看风景，这是大多数人的愿望，然而风景是什么？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答案，就我个人来说，所有著名的风景，到达之后要么是大失所望，要么是心有惆怅。因为最美的风景永远在想象中，真实的景物，远远没有想象中那么宏伟、壮观、绚丽。在我的记忆里，最好的风景永远是无名的、偶遇的、私人的。记得有一次在一处幽远的山谷，看到黑与白的云在山谷中开水一样沸腾，那种震撼远胜过此前看到过的一切美景。

最好的旅行，是在路上的过程，开着车穿越一座山与另外一座山，在某个高速公路段，两侧的山景美到令人窒息，这样的美，不是地图可以标记的美，也不是旅行指南重点指示的美，而是一种恰到好处的美——恰好的天气，恰好的速度，恰好的音乐，以及恰好的心情，那一瞬间你会觉得活着的真实感，以及生

而为人的自由感。对了，我们旅行是为了寻找自由，如果一段旅行找不到自由的感觉，那还不如困在原地。

有了孩子之后，每年的暑假与寒假成了固定的旅行时间，孩子们可能会排斥这样那样的活动，但只要说出门去玩，都会立刻变得安静与快乐，因为对孩子而言，那也意味着一种解放，作业可以往后放，家长不再唠叨，到了一个地方有美食等待。孩子的快乐成了家长的快乐，而快乐的来源就在于走出去，走出家门，在一走一回之间，体会外面的精彩与家的舒适，这种对比，对于孩子的成长尤为重要。

美国有位作家叫比尔·布莱森，他写过几本旅行书，其中有一本主要记载了童年时与父亲一起旅行的故事，在他的笔下，父亲是个热爱出门但又糊涂的中年人，在高速路上时常搞错出口，寻找目的地经常阴差阳错，为了节省几个钱闹了不少笑话，有时候还会被自己的笨蛋行为气得七窍生烟……这样的父

# “准考古”重识黄河

## “

我因此对考古工作，尤其对这些从事考古工作的朋友，有了更切实的了解和由衷的敬佩。且事过已多年，论文才发表，更可见勘察之后的研究何其细致深入，真可谓十年磨一剑

## ”

料到的收获，那就是对考古工作的进一步了解。考古工作的异常辛苦，我是知道的，这除了从有关书籍和电视中看到一些外，还在与考古学家的接触中听到许多。所以我那次也作好了在谁家山民家住地铺而受冷的准备，更有在河滩干吃方便面甚至饿肚子的准备。但考古工作中的危险，我却未曾想到，所以当身临其境时，便颇多感触。如今读者只看到赵瑞民等研究成果之喜人，却不知当时考察之艰辛和危险。

**棧道多在河窄流急处**，我们租乘一只机帆船逆流而上。并非小木船，看到船家那极紧张的样子，我甚感不解，就问赵瑞民，他告诉我，在这样的激流中，这样的船，弄不好也是会翻的。这时我才觉得，他们从路过的曹川锁镇了几只充饱气的汽车内胎带来，充作救生圈，并非多虑。**我想想不到考察黄河棧道还可能冇危险**，同行的张庆捷说，不是可能，而是确实存在。他告诉我，上次考察，正值夏季，他在棧道上测量时，忽听

叫他快撤的喊声，赶快就下，刚撤下来，水就涨了，顷刻间淹没了棧道，现在想起来还有些后怕。又告我说，负责绘图和照相的畅红霞考察时，畅红霞在看似干硬的河滩上往前跑，竟突然陷入泥沼，而且迅速下沉，大家怎么也近不了前，情势万分危急。这位年轻的考古工作者，再危急也不放弃手中的相机和资料。幸亏他后来感觉到脚边有一石头棱，于是就将相机和资料咬在嘴上，用双手帮一条腿慢慢拔出来，靠那石棱爬出泥沼。若非那石棱，我那次就见不到对工作热情负责的畅红霞了。

我们来到悬崖间的一处棧道时，前面凿的路断了，石壁上也没有架横梁的方孔，他们推断此处是架了一短桥的，并且也在断道边找到了固定桥板的底孔，但那边的底孔和石壁上的方孔在什么位置，就需要过去看看，并且要照相或摄像。可惜过不去，断了的棧道

# 从“懵”到“懂”

## “

还有一些事理，今天也未必全悟透，仍处于懵懂状态，只好留待岁月来解答了。唯一的念想就是珍惜两字，珍惜当下每一个看似平常的日子，争取把每一天都过得安稳充实如意

## ”

起先是对家庭非要这样运作的不以为然，甚至还有一份对父母的怪怨，因为内心多少有些心虚，觉得此事做得不够光明正大，摆不上桌面。若干年后我亦为人父，内心的怨意渐渐化为某种心痛，既为自己曾经有过的命运无情考验，更为父母无功利行为背后的委曲求全。以至于有一回同学聚会，不知怎么的主动提起了这事，我很敏感，瞬间能感觉得到席间有人面露讪色，实在后悔说及，翻脸绝交的心思都有。其后当然再不愿意跟人念叨这事，还反感那些所谓成功人士漫不经心、或言不由衷地称颂“苦难也是财富”类的言论。你知道在那样的年代，有个未成年的孩子下放农村劳动，对一个家庭意味着什么？在农村天长日久地辛劳，永无回城希望，是父母们多么深的痛处好在，这样的年代早已过去。

当然，我只是听说过一些厂里的人下放生活的传闻，但毕竟来不及亲身体验，尚无切肤之痛，所以，懵懵懂懂的，我的高考复习动力并不十足，基本是一种下意识的行为。

我最喜欢的课目是“地理”，其实就是对地图有特别的偏爱，打小就对中国和世界两张地图着迷。有一回上地理课，老师在讲到“宝成铁路”知识点时，称这条铁路“历经两省，具备两种截然不同的地貌”。我竟冲动地举手发言，当堂指出老师说说法有误，因为这条铁路还擦边占了甘肃省天水市地界的一小角，所以准确地说应该是经历了陕甘川三个省。老师就是老师，窘迫之时

# 单地

周刊  
LIVELY READING  
——有生命力的阅读——

## 远方

韩浩月

作为一个20多岁之后才第一次出门远行的人，曾经对旅行充满了恐惧，从拿到那一枚薄薄的车票开始，就意味着要面对未知旅程充满的风险与考验，也意味着要强行告别青春期，进入真正的大人的世界，戴上一张属于大人的面具。

然而，同样作为一个20多岁才第一次看到海的人，又对旅行充满了渴望。依稀记得第一次看到的海是冬天的大海，海边的城市天寒地冻，海边的沙滩坚硬冰冷，但海面仍然如抖动的绸缎，在寒风中一副柔软又强大的样子。在冬天海边散步的那个下午，让我喜欢上了未知、遥远与浩瀚。

旅行让人焦虑。不得不承认，很多时候会为了旅行而旅行，在某个节假日到来的前幾天，会在几个目的地名字之间徘徊、犹豫，会不断尝试给自己寻找出发的理由，也总是在最后一刻才能确定想要去的地方，然后，收拾行李，打扫房间，喂鱼浇花，关闭门户，在带上门的一瞬间，想到要告别由沙发、电视、卧室等构成的舒适区，难免有些不舍。

但旅行也让人愉悦。在天将要黑的时候，把车停在高速服务区，打开手机上的电子地图，寻找附近的住处，然后开车趁着夜色，潜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市镇。所有人都看到了你的车牌，所有人都意识着你是一位外来者。住下，寻找一个餐厅，在或热情或警惕的眼神里，喝下一杯酒，

## 走读

马斗全

在黄河三门峡至平陆、夏县、垣曲河段，先后发现许多处断断续续的古棧道遗迹，累计长近6000米。这些古棧道，见证了黄河纤夫的艰辛悲酸，更记录了黄河漕运的重要历史。山西一些考古学家对黄河古棧道遗址的考察研究，曾被评为当年的“中国十大重要考古新发现”，后来有《黄河漕运遗迹》一书出版，颇为考古界所重。山西大学赵瑞民教授近又发表了《山西的黄河古棧道遗迹与水运资源的开发利用》，更引起学界和读者的极大兴趣。

通过赵先生的研究和论述，人们获知，黄河漕运，始于秦汉，隋唐时有较大发展。汉唐时期的黄河漕运，不仅为中国漕运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更是古代联通两大经济区域中原与关中地区的唯一运输通道。这条“烧石浇醋”千辛万苦凿出的**黄河古棧道**，维系着汉唐盛世和一个个朝代的命脉！

赵先生的黄河古棧道考古与研究，我虽然曾有所了解，但他的这篇重要论文还是一连读了两遍。有所了解，是那年初春我们一行四人赴平陆勘察三门峡水库以下一段棧道时，我曾随同前往。说是可以给他们打下手，其实是欲一睹黄河最为壮观处古棧道之雄姿。

我的那次黄河之行，除了漫步汉唐古棧道、发思古之幽情而得诗多首外，还有了事先未曾

## 往事

张林华

我生于1962年，天秤座，记得1978年背着被褥铺盖，跟在父亲身后，怯生生踏进“浙江师范大学湖州分校”大门的时节，已是“深秋风乍起，满地落叶黄”，我刚满15周岁，懵懵懂懂的年纪。

我是在一家位于小集镇(那时还叫“公社”)的国营工厂里出生长大的，父母都是普通的产业工人，家境尚可，家教严格。恢复高考的消息是在上一年底如冬日暖阳般传开的。在这之前，尽管我的学业成绩一直不错，但上大学这样的好事，连梦都不敢做。作为家中长子，很清楚，一旦走完高中行程，等着我的下一站，就将步厂子里那些大我几岁的职工子女后尘，下放农村广阔天地“修地球”。至于何时能够返乡回家，只有天知道，如果没有参军和推荐上学这样的机会，那就对不起，很可能“验朝黄土背朝天”当一辈子农民，于是自然而然，我的莫测前路，成为父母亲不时长吁短叹的重要主题。

似乎在我刚读高中时，有个农民模样的人开始晃出在我眼前，后来更成为我家的常客。我起先不清楚他的来头，后来才明白他是本公社的一个大队书记。只记得母亲待他很客气，总是设法上酒添菜地招待他。这位书记倒是老实不客气，来去自由，吃喝畅快，宛如在自己家一般，害得我和妹妹的伙食标准会降许多天。这样的次数一多，我不能不心生怨意。偶尔有一天，外婆不无神秘地告诉我，这是劳心的父母未雨绸缪，提前为我选好了相对较近的下放地点。“得对他客气点，你身子骨单薄(我那时个小子)，你爸妈可担心了。下到农村劳动，不为古人便宜，有人罩着不受欺负就行。”我听了这话，像是明白了什么，又好像更困惑了，总之心里有些乱，怨意倒更添了一份。

这件事一直搁在我心里，多少年都移不走。